

宋元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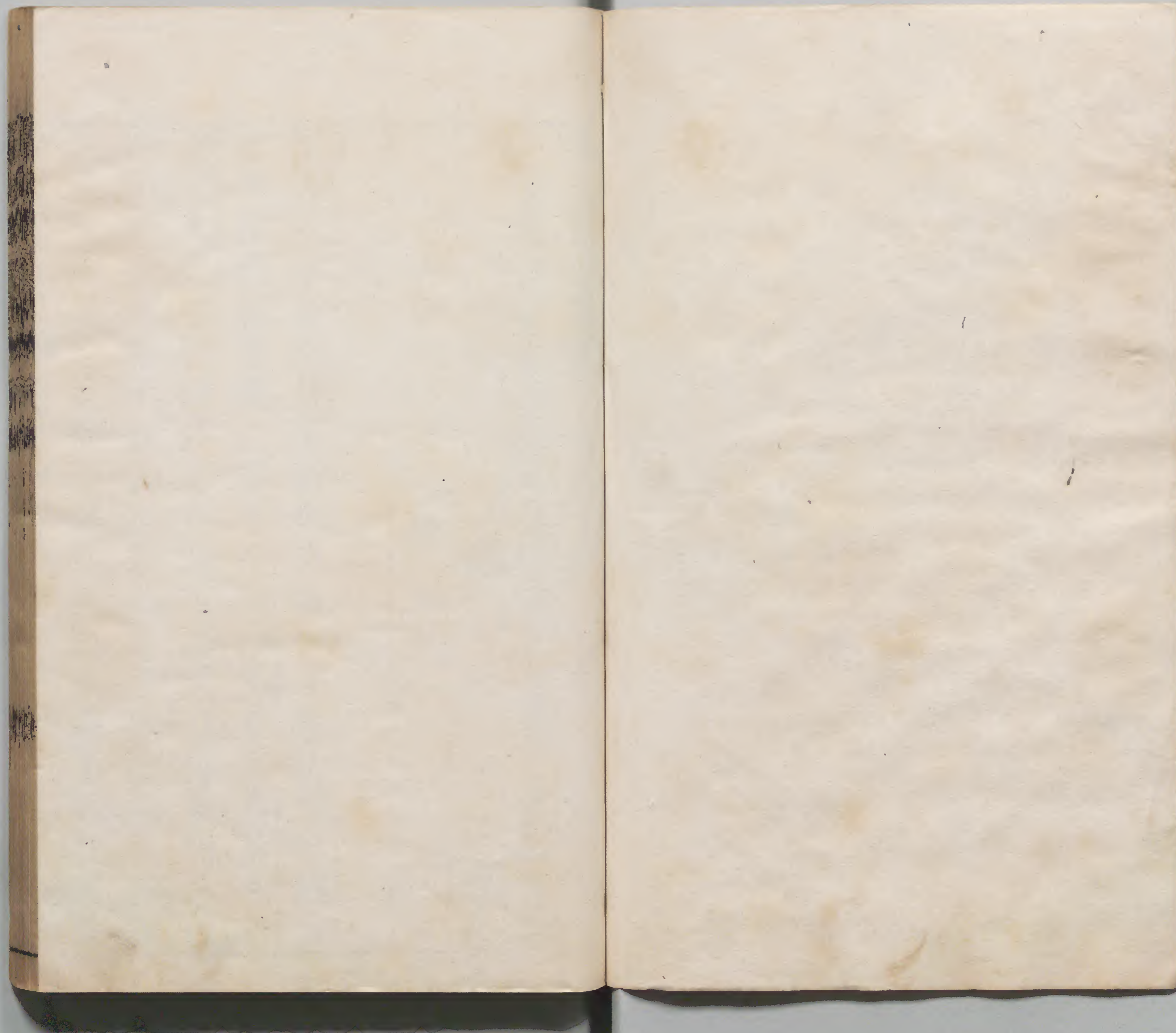
元紀

自一百三十八  
至一百四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70)	
函號	別	7 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淺草文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十

起戊申至己酉凡二年

武宗一

至大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曲赦御史臺見繫犯賊官

吏罪止徵賊罷職 甲子以阿沙不花爲右丞相行

御史大夫事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

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

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

通鑑卷之三百一十五 元紀  
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

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

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

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有是

命。紹興台州慶元廣德建康鎮江六路民饑。四十

六萬戶死者甚眾。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没人朱清張

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

令。歛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

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

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

問。戊子。皇太子請以阿沙不花復入中書。脫脫復

入御史臺。已酉。中書省臣言：阿失鐵木兒請詣河

西地采玉。役人千餘。需馬四十餘匹。臣等以為不急

之務。勞民乞罷之。近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苟不嚴治

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

官吏共議。弭盜方畧。明立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

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江浙行省海賊出沒

殺虜軍民。其已獲者。例合結案待報。會官審錄無寃。

棄之於市。自首者。原罪給粟。能禽其黨者。加賞。帝曰：

弭盜安民事。為至重。宜即議行之。西番僧在上都

胡長孺

弭盜

紙

縱僧為盜

妖 亂

恭

者強市民薪民訴于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摔諸地捶朴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二月壬寅從皇太子請改詹事院使為詹事副詹事為少詹事院判為丞 三月丁卯建興聖宮為皇太后所居 復立白雲宗攝所 戊寅帝如上都封中書右丞阿沙不花為康國公 以甘肅行省右丞脫脫木兒為平章政事 乙卯命翰林國史院纂修順宗成宗實錄 夏四月辛亥樞密院臣言諸王各用其印符乘驛使臣勞午驛戶困乏宜準舊制量其馬數降以璽書奏可 丙辰高麗王王章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官行征東行省事高麗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其土則民不勝其困且非世祖舊制帝曰先請立者以卿言今請罷者亦以卿言其準世祖舊制速遣使往罷之 五月丁卯御史臺臣言成宗朝建國子監迄今未成皇太子請畢其功制可 六月丁酉隴西雲南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宋紀一 三  
地大震 戊戌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邦  
寧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  
庭至是帝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闕廢餘命前  
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官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  
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  
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  
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己酉減太常  
禮儀院官二十七員爲八員 秋七月庚申流星起  
自勾陳南行圓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滅 皇太子  
論詹事曲出曰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遵法度  
凡世祖所未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慎勿行 壬子皇  
子和世球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瀕河荒地  
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中書省臣言瀕河之地出沒  
無常近有赤馬罕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  
田指爲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六百餘人相率來  
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于皇子且  
河南連歲凶荒人方闕食若從所請爲害非細帝曰  
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於澠州初改鷹功  
爲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脫脫等爲院使領其  
事至是築呼鷹臺於澠澤中 以答思不花爲右丞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元紀 四  
 相乞台普濟為左丞相。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毋沮撓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聞。八月己酉大同隕霜。殺禾揚州淮安蝗。九月丙辰以諸路水旱蝗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為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詔凡遣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諸部人馬之入都城者減十之五。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籍。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振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害及百姓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爾。壬戌太尉脫脫奏泉州大商進異木沉檀可構宮室者勅江浙行省驛致之。乙亥帝還大都弛諸路酒禁。冬十月癸巳蒲縣陵縣地震。癸卯以西番僧教瓦班為翰林學士承旨。十一月己未中書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斃廩藏空虛而

元重中書不由他出中書省臣言願盡職

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况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朕將加罪。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勅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界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元寶合丁等進獅豹鴉鶻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已巳。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脫為左丞相。中

屯政以此為式

書省臣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山所用非人。多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雲南為地遼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與行省宣慰司親履其地。覈其可與者。與可廢者。廢各具籍。以聞。詔從之。閏月甲寅。太傅哈刺哈孫卒。哈刺哈孫為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重儒術。世祖錄勲臣。後命掌宿衛。號答刺罕。自是人稱為答刺罕。而不名。拜太宗。正用法。平允。至元二十三年。出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時江湖間多盜。哈刺哈孫至。則發卒悉擒誅之。水陸之途。始皆無梗。成宗之世。由江浙左丞相入為中書左丞相。既拜命。



撫款徹

敬儼

鹽

吳澄  
澄衡從祀  
萬萬不可

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為務。大德七年進右丞相言治道必先守令。乃精遴選定官吏。賊罪十二章。成宗歲幸上都必留守京師。成宗弗豫。制出中宮羣邪黨附而獨以身匡之。天下晏然。至是卒。謚忠獻。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以赤因帖木兒為平章政事。月赤察兒言察八兒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款徹。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款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左遷敬儼為兩淮轉運使。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轉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敝。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為額。病民以為已不可。遂止。召吳澄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學者興起。久之漸失其舊。澄至。諸生以次受業。日晡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

二年春正月庚寅。越王禕刺居常。快快有怨望。意去。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失刑

暴

年秋帝幸涼亭將御舟禿刺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寓萬歲山禿刺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鞠之辭服遂誅之 乙未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親享之始 丙申詔天下池山澤之禁恤流移毋令見戶包納差稅 乙巳丞相塔思不花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田土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制可 丙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

二月甲戌池中都酒禁 三月己丑以梁王在雲南

有風疾命諸王老的代鎮雲南 庚寅帝如上都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今乘輿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辛卯罷杭州白雲宗攝所立湖廣頭陀禪錄司

甲辰中書省臣言國家歲賦有常頃以歲儉所入曾不及半而去歲所支鈔至千萬錠糧三百萬石陛下嘗命汰其求芻粟者而宣徽院字可孫竟不能行視去歲反多三十萬石請用知錢穀者二三員於宣徽院佐而理之又中書省斷事官大德十年四十三員

食

溢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元紀 武宗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元紀 武宗一  
今皇太子位增二員。諸王闊闊出刺馬其禿刺亦各增一員。非舊制。臣等以為皇太子位所增宜存。諸王者宜罷。並從之。乙巳中書省臣言中書為百司之首。宜先汰冗員。帝曰百司所汰。卿等定議。省臣去留。朕自思之。夏四月山東河間汴梁楊滁等處蝗。壬午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書省臣言今農事方殷。蝗蝻遍野。百姓艱食。乞罷其役。帝曰皇城若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工。餘者緩之。五月丁酉以陰陽家言自今聖誕不宜興土工勅權停新寺工役。六月癸亥選官督捕蝗。從皇太子言禁諸賜田者馳驛征租擾民。乙亥中書省臣言宣政院奏免僧道田租。臣等議田有租。商有稅。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奏免非制。詔依舊制徵之。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已亥河決汴梁之封丘。八月癸酉復置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樂賓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鐵木兒為左丞。王罷叅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

復置尚書省以奪中書之權。小人奸計行矣。

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爲。令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爲丞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保八爲右丞。王羅爲叅知政事。帝並從之。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勅。仍改各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已未。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

王約知大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元紀  
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大  
子喜。論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  
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  
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  
然其言。丁丑。永平路隕霜殺禾。是月。真定保定  
河間順德廣平彰德大名衛輝懷孟汴梁等處蝗。  
九月庚辰朔。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  
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  
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緡鈔。或民  
問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  
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  
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金銀私  
相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  
禁之。癸未。尚書省臣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  
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  
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署  
押文案。事皆廢弛。天裁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  
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  
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  
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

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並從之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領行工部事三人行工部尚書二人仍令尚書左丞相脫虎脫兼領之 丙戌帝還大都 癸巳以薪價貴禁權豪畜鷹犬之家不得占據山場聽民樵采

已亥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

主意

妖

亂  
以太子爲  
中書令非

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等議乞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從之 冬十月庚戌朔以皇太子兼尚書令初帝從乞台普濟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貧

貧

丙辰樂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商稅  
 餘皆無與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  
 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自今有歲收糧五萬  
 石以上者令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為軍所輸之  
 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  
 民無善於此詔如其言行之十一月庚辰朔增吏  
 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員令考功以行黜陟  
 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筭只  
 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為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乙酉尚書省及太常禮儀院言郊祀者國之大禮  
 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  
 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北郊請  
 以世祖配制可 丁亥以阿散為尚書左丞相行中  
 書平章政事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十二月乙卯  
 帝親饗太廟 壬戌詔封贈內外百官三品以上者  
 許請謚凡請謚者許其家具本官平日勲勞政績德  
 業藝能經由所在官司保勘與本家所供相同轉申  
 吏部考覆呈都省都省準擬令太常禮儀院驗事蹟  
 定謚若勲戚大臣奉旨賜謚者不在此例

廣習謚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十一 起庚戌至辛亥凡二年

武宗二

至大三年春正月辛卯立皇后弘吉刺氏 丙申立

資國院泉貨監命以歷代銅錢與至大錢相參行用

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

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

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



通鑑卷二百一十九 元紀 武宗二

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  
 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權者李道復之功居  
 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  
 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  
 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  
 樞密院事 二月己巳寧王闊闊出與秃刺子阿刺  
 納失里謀為不軌事覺下闕闕出獄竄阿刺納失里  
 於漠北磔西僧鐵里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闊闊  
 出平章政事鐵哥獨辯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壬  
 申以樂實為尚書左丞相 三月庚寅賜諸王察八  
 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  
 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  
 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頒  
 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所愧 壬  
 辰帝如上都 夏四月丙子增國子生為三百員  
 五月合肥舒城歷陽蒙城霍丘懷寧等縣蝗 六月  
 丁未朔詔尚書省右丞相脫虎脫左丞相三寶奴總  
 百司庶務並從尚書省奏行 壬申以西北諸王察  
 八兒等來朝賜脫虎脫三寶奴珠衣封三寶奴為楚  
 國公以常州路為分地 是月襄陽峽川路荆門州

大水山崩壞官民廨舍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六十六人威州洛水肥鄉雞澤等縣旱 秋七月己亥禁權要商販挾聖旨鑿旨令旨阻礙會通河民船者 八月甲寅白虹貫日是月河南等路蝗 九月丙戌帝還大都 壬辰皇太子言司徒劉夔乘驛省親江南大擾平民二年不歸詔罷之 壬寅勅諸司官濫設者毋給月俸 冬十月丁巳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待雖廣亦不能給宜加分減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三寶奴言省部官不肯勤恪署勅事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叙又言故丞相和禮霍孫時叅議府左右司斷事官六部官日具一膳不然則抱饑而還稽誤公事今則無以爲資乞各賜鈔二百錠規運取其息錢以爲食制可 壬申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歛橫出漕戶困乏逃亡者有之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澈浦楊家等軍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爲海道運糧

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已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  
 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顧直庶有成效尚書省  
 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為遙授右丞海外諸蕃宣慰  
 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  
 十每所設達魯花赤一千戶三副千戶二百戶四制  
 可 詔諭大司農勸課農桑 十一月辛巳加脫虎  
 脫為太師錄軍國重事封義國公 戊子以朱清子  
 虎張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百頃給  
 之 丙申始以太祖配享南郊先是三寶奴言奉詔  
 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  
 至祀天圓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

失刑 暴

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之 己亥  
 尚書省以武衛都指揮使鄭阿兒思蘭與兄鄭榮祖  
 段叔仁等十七人圖為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  
 家中外寬之 十二月戊申冀寧路地震城中都  
 四年春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大赦天下 庚  
 辰帝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年三十一壬午葬起輦  
 谷

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  
 濫錫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皇太子罷尚書省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罷等皆伏誅初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桑兒只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孛羅忙哥鐵木兒闊里吉思烏馬兒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叅政等官宜加罷黜遂流忙哥等于海南尋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壬子罷城中都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微功毒民遂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民 召先朝諸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驢陳天祥尚文劉正

張驢

劉正

郝天挺

王思廉

韓從益

郝天挺董士珍蕭軒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君信程鉅夫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謙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乙未禁百官役軍人營造及守護私第 丁酉以鐵木迭兒為右丞相以完澤李孟並平章事 庚子停各處營造 二月甲子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監學謂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

德業。罷康里脫脫為江浙行省左丞相脫脫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滸漕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三月庚寅皇太子即位時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瑄言當御大明殿帝悟移仗大明殿即位受諸王百官朝賀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院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李道復等從新拯治可大赦天下敢以赦

前事相告言者罪以其罪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毋隔越中書奏事諸上書陳言者量加旌擢其僥倖獻地土并山場窑冶及中寶之人並禁止之諸王駙馬經過州郡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困吾民帝既即位以張珪言是親解所御衣及只孫衣二十襲金帶一賜之丁酉詔武宗時百司遞陞品秩者悉復至元舊制既又諭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斟酌重輕折中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則抵罪者庶無冤抑已亥寧夏地震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鑄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封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尋卒夏四月丁未以張驢爲江浙平章戒之曰以汝先朝舊人故命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汝往民爲邦本無民何以爲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  
斯民辛酉勅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  
級雖布衣亦選用丁卯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詔曰  
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  
公私蒙利五十年于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輒  
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  
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  
期其弊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  
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  
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  
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朵兒只曰  
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  
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邪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帝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  
人神化之速敢以爲賀帝感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  
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  
朕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托卿甚重  
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五月癸酉遣兵擊八百媳  
婦陝西侍御史趙世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  
兵不已致亡失軍旅誅戮省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

楊朵兒只

李孟不終

趙世延

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丙子命翰林國史纂修先帝實錄及累朝皇后功臣列傳。俾百司悉上事蹟。六月乙巳命侍臣咨訪內外才堪佐國者。悉以名聞。甲子上大行皇帝尊謚廟號武宗。已巳帝覽貞觀政要論。侍臣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秋七月己亥。詔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輒傳旨。中書自今敢有犯者。不須奏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敕臺臣選更事老成者為監察御史。是月大寧等路隕霜。閏月甲辰。帝將遠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令鷹坊馳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敕禁止之。賜李孟爵秦國公。孟感帝知遇。以國事為已。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侈僭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為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已未。詔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

孟子游齊  
何不力辭



國子生額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件讀著爲定式。丁卯完澤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老成日已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曰卿言是也詔自今勿限資格果才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禁醫人非選試及著籍者毋行醫藥。八月己巳朔裁定京朝諸司員數並依至元三十年舊額。九月己亥安南國王陳益稷入見言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爲其國人所害朝廷因遥授湖廣平章仍與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勛爵授田如故。壬子詔改明年元爲皇慶。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祚誕告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止之。冬十月壬辰詔收至大銀鈔。十一月辛丑罷營繕初帝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雖一縑之微非朕命毋輒與人。至是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今

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不急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遂詔罷之。已未。復以阿散爲平章政事。十二月乙未。詔停內降旨。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逮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明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躡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爲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遣禮部尚書乃馬台等齎詔往諭安南。頒皇慶元年曆日。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十二 起壬子至乙卯凡四年

仁宗一

皇慶元年春正月庚子帝諭御史大夫塔思不花曰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 壬戌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

論 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學所置周宣王石鼓于  
國子監 以吳澄爲司業澄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  
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  
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  
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  
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  
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  
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  
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  
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  
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巳卯八百媳婦來

獻馴象二 三月丁酉朔罷諸王大臣私第營繕

夏四月癸酉帝如上都 五月丙申朔以阿散爲左

丞相張驢爲平章政事 六月乙丑朔日食丁卯天

雨毛已已太陰犯天關 勅李孟博選中外學行之

士任職翰林 丁亥勅罷封贈誡左右守法度勤職

業勿僥倖乞加官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

公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故有是勅御史中丞郝天挺

言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

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幸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

迹於朝。比者雖令迫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昔人有言。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 秋七月丙午。陞大司農司秩從一品。帝諭司農曰。農桑衣食之本。汝等舉諸知農事故用之。 八月己卯。以吏部

尚書許師敬為中書參知政事 庚辰帝還大都

九月丁酉。增江浙海漕糧二十萬石 冬十月癸未

以察罕為中書平章政事。丁亥。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玉連赤不花等進順宗成宗武宗實錄 辛卯赦

天下賜李孟潞州田二十頃 十一月丙午。諭六部官毋踰越中書奏事 以張思明為兩浙鹽運使。歲

課羨贏餘屬請上增數。思明曰。贏縮不常。萬一以增為額。是我希一已之榮。遺百世之害。不可。 十二月

癸亥。李孟罷。以張珪為中書平章政事。珪淮陽王張

張思明

欲重中書  
必清中書  
之務然六  
權亦須有  
部方可無  
弊

弘範之子前官武階至是換文階帝欲以伶人曹咬  
住為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  
止之 丁亥中書省臣言中書職在總摯綱維比者  
行省六部諸司應決不決者往往作疑咨呈以致文  
繁事弊詔體世祖立中書初意定擬程式以聞

二年春正月丁未以太府卿禿忽魯為中書右丞相  
已未置遼陽行省儒學提舉司 二月己卯免徵

益都饑民所貸官糧二十萬石 各寺修佛事日用

羊九千四百四十救遵舊制易以蔬食 辛巳詔以

錢糧造作訴訟等事悉歸有司以清中書之務 壬

午西北諸王也先不花進馬駝璞玉 帝論左右曰

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唯善人乃

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丙午

冊立皇后弘吉刺氏 丁未彗出東井禿忽魯言臣

等職專燮理去秋至春亢旱民黎艱食而又隕霜雨

沙天象示警皆由臣等不能宣上恩澤致茲災異乞

出臣等以答天譴帝曰事豈關汝其勿復言帝問弭

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陳桑林六事帝嘉勞之於

是詔鉅夫偕李孟許師敬議行貢舉法鉅夫建言經

學當上程願朱熹傳注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鉅夫

許師敬

草詔行之三月以病乞歸不允請益堅特授光祿大夫命廷臣飲餞於齊化門外 召郝天挺爲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唯失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 丙辰帝以亢旱旣久宮中焚香默禱遣官分禱諸祠其雨大注 夏四月乙亥帝如上都 甲申詔遴選賢士纂修國史 乙酉御史臺言富人夤緣特旨濫授官爵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廢之流內侍託爲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憲輒營求內旨以免罪諸王駙馬寺觀土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也制曰可 五月辛丑以元伯都刺爲中書平章政事召張思明爲戶部尚書 六月己未朔京師地大震 癸亥禿忽魯等以災異乞賜放黜不允 丙寅京師地再震 己卯河東廉訪使趙簡請選方正博洽之士任翰林其本無學術冒濫清銜者汰黜庶講明治道以廣聖聽從之 甲申建崇文閣于國子監詔以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廷 河決陳亳睢三州開封

趙簡

陳留等縣沒民田廬 秋七月己丑朔歲星犯東井  
 辛卯太白晝見 癸巳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  
 甲午置摧茶批驗所并茶由局官 八月戊午朔  
 太白晝見 丁卯帝還大都庚午以侍御史薛居敬  
 為中書叅知政事 九月癸巳以完澤知樞密院事  
 戊申敕鎮江路建銀山寺勿徙寺旁塋塚 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  
 踈放罪囚以為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資緣  
 以免實紊典常必欲修政以答天譴豈無有先於此  
 者哉 冬十月己卯復勅中書省臣議行科舉初世  
 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為  
 言乃命定其條制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  
 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  
 中選者加一等注授時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  
 治平可力致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  
 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  
 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  
 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  
 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  
 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元紀  
六  
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竒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抵者矣。甲辰詔天下以明年八月天下郡縣

與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

者親試于廷。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帝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十二月丙子。定百官致仕資格。京師以久旱。民多疾疫。帝曰。此皆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

延祐元年春正月丁亥。授中書右丞劉正平章政事。庚子。敕各省平章爲首者。專意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丁未。詔改元延祐。庚戌。中書省臣禿魯忽等以災變乞罷。不允。二月甲戌。

趙世延

合散

揭傒斯

省臣言此奉詔漢人叅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  
 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  
 居右遂拜世延叅知政事 壬午以合散為中書右  
 丞相與平章李孟監修國史以揭傒斯為國史編修  
 官李孟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  
 他人直膽吏牘耳。 三月己亥白暈亘天連環貫日  
 戊申帝如上都 己酉敕奸民宮其子為闕宦謀  
 避徭役者罪之 癸丑晉寧民侯喜兒兄弟五人並  
 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  
 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毋絕其祀。 閏月辛酉遣人

忽都魯及

視大都至上都駐蹕之地有侵民田者計畝給直  
 汴梁東昌隴州開州等處隕霜殺桑果禾苗 夏四  
 月甲申朔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 己酉敕郡縣官  
 動職者加賜幣帛 立回回國子監 帝以資治通  
 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學士忽都魯及李孟擇  
 其切要者譯寫以進 五月丁卯賜李孟孝感縣地  
 二十八頃 勅嶺北行省瘞陣沒遺骸 丁丑徙滄  
 州路于長蘆鎮 戊寅京兆為故儒臣許衡立魯齋  
 書院降璽書旌之 六月戊子勅內侍今後止授中  
 官勿昇文階 置雲南行省儒學提舉司 秋七月

庚午詔開下番市舶之禁 八月戊子帝還大都

丁未冀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壓死

者三百餘人 九月己巳合散自言其非世勲族姓

不可以居右相因舉鐵木迭兒自代遂拜鐵木迭兒

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

合散為左丞相 冬十月乙未勅吏人轉官止從七

品在選者降等注授 勅下番商販須江浙省給牒

以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物 庚戌監察御

史言乞命樞密院設法教練士卒應軍官襲職者試

武事而後任之制曰可 十一月癸酉詔吏坐贓罪

者黜其面 十二月辛卯禁諸王駟馬權勢之人增

價鬻鹽 壬辰詔定官民車服之制帝以市民靡麗

相尚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民車服等第惟蒙古及

怯薛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己亥敕中

書省定議孔子五十二代孫當襲封衍聖公者以名

聞 庚子遣官浚揚州淮安等處運河 復以李孟

為中書平章政事 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初履

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

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

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

及運河

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  
 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詔經理  
 江浙江西河南民田張驢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  
 其間多欺蔽遂遣驢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  
 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  
 緣為姦於是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弊反有  
 甚於前者樞密副使吳元珪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  
 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貢賦稅况江南之平幾四十  
 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  
 加之有司頭會箕歛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  
 非國之福帝命並遵舊制

二年春正月庚午立行用庫於江陰州敕以江南行  
 臺贓罰鈔賑恤饑民 乙亥詔遣宣撫使巡行天下  
 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二月己卯朔會試  
 進士癸巳太白經天丙午太白經天 三月乙卯廷  
 試進士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  
 有差分進士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人南人為  
 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七品第  
 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是科得張起巖又得黃潛歐  
 陽玄許有壬 丙辰太陰色赤如赭 庚午帝率諸

湯榮兒只

王百官奉玉冊玉寶加上皇太后尊號 詔天下蠲  
逋欠稅課 丁丑以中書平章張驢為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時驢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中丞  
楊朶兒只劾之故調外朶兒正色立朝帝為改容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辛巳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  
辛丑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  
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後勿援例  
命李孟等類集累朝條格俟成書聞奏 乙巳帝如

上都 五月乙丑泰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電雹  
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

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

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

言之佞。故致然爾。 甲戌加宦官續元暉昭文館大

學士 是月江西湖廣饑 六月甲申太白晝見是

夜太陰犯平道戊戌河決鄭州辛丑以濟寧益都亢

旱汰省宿衛士芻粟 秋七月畿內大雨水 贛州

民蔡五九兵起初經理之法既行鐵木迭兒猶以為

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稅而昵匪馬丁在江西酷虐尤

甚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虛張項畝

流毒居民怨入骨髓贛州民蔡五九等遂率眾寇抄

恭

汀漳諸路陷寧化縣據之稱王建號詔遣張驢討之

八月己丑帝還大都 壬寅詔浙江行省印農桑

輯要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 以趙世延為御史

中丞時世延自叅知政事遷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

下送之入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鐵木迭兒所忌

用太后旨出為雲南右丞陞辭帝令仍為中丞 九

月壬戌蔡五九眾潰伏誅餘黨悉平敕賞軍士計補

功并官其死事者子孫 冬十月丙子朔客星見太

微垣 庚辰以郭貫為中書叅知政事貫初為河東

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因問河東廉訪使滅

里吉友何以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貫之教也厚賜

之及帝即位累遷至浙西廉訪使至是叅知政事

十一月丙午客星變為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五

宿辛未以星變赦天下時合散等以星變乞避位帝

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

憚於改而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庶上下交修

天變可弭也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 甲戌立武宗

子和世球為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

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球召康里脫脫言之脫

脫曰太弟曩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

郭貫  
滅里吉友

凡

張駒不終

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諧和世琜於兩宮遂封為周王遣出鎮雲南 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時方警贛州之亂而張驢在江浙復以括田迫民有至死者御史臺上書累言經理及括田之害詔罷之復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汴梁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二萬石十二月庚寅曾置平江路行用庫 癸巳旌表汀州寧化民賴祿孫孝行蔡五九之亂也祿孫負其母挈其妻隨眾入南山避之盜至眾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我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眾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旌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明賜進士前出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十三 起丙辰至庚申凡五年

仁宗二

延祐三年春正月丙午改直沽為海津鎮 二月丁

丑調海口屯儲漢軍千人隸臨清運糧萬戶府以供

轉漕 三月甲寅勅蕭拜住及陝西四川省臣各一

員護送周王和世球之雲南置周王常侍府 癸亥

帝如上都初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



太后杖亂

韓若愚

為太師至是與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潛召珪切責  
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子門珪子景元  
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懌遣使賜  
之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壬申禁方春畋獵初  
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曰齊宣  
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  
之眾以為然遂減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字  
若思順德邢臺人從劉秉忠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  
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嘆服之成  
宗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至是卒年八十二  
夏四月癸酉河南流民羣聚渡江所過擾害命行臺  
廉訪司以見貯贓鈔賑之 壬午勅衛輝昌平守臣  
修殿比于唐狄仁傑祠歲時致祭 五月庚申以伯  
鐵木兒蕭拜住並為平章政事 庚午置其肅儒學  
提舉司 六月乙亥制封孟子父激公宜為邾國公  
母仇氏為邾國宣獻夫人 丁丑勅凡鞠囚非強盜  
毋加酷刑 己卯詔諭百司各勤其職毋隳廢大政  
秋七月辛酉賜普慶寺田百七十頃 丙寅復以  
燕鐵木兒知樞密院事 八月己卯帝還大都 九  
月庚戌改緝山縣為龍慶州帝生是縣特命改焉

已未冀寧晉寧路地震 冬十月辛未以高昉爲中書叅知政事 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子昂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問之者謂國史不宜令孟頫預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嗷嗷何也復厚賜之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 壬

教化

午河南路地震 十一月周王和世球次延安其臣秃忽魯尚家奴及武宗舊臣釐日沙不丁哈八兒秃等皆來會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左右讒構致然請以其故自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騎馳去先是阿思罕爲太師鐵木兒奪其位出之爲陝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至即與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襲殺阿思罕教

阿思罕

化于河中和世球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  
 阿台等聞和世球至咸率眾來附和世球至其部與  
 定約束每歲冬居扎顏夏居幹羅幹察山春則命從  
 者耕于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 十二月丁亥立  
 子碩德八刺為皇太子仍兼中書令樞密使拜張思  
 明為中書叅知政事時浮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官  
 其弟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  
 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迷故寧遠旨獲戾不  
 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  
 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  
 庫提舉不與散官

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  
 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  
 與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  
 然嘗思之唯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 閏  
 月丙戌以立皇太子詔天下給賜鰥寡孤獨鈔減免  
 各路租稅有差 二月甲辰詔郡縣各社復置義倉  
 乙丑陞蒙古國子監秩正三品 三月辛卯帝如  
 上都 夏四月不雨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  
 奈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邪拜

蕭拜住

賈勝

住惶愧頃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  
 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翰林學士承旨忽都  
 魯劉賡等譯大學衍義以進帝覽之謂羣臣曰大學  
 衍義議論甚嘉其令翰林學士譯以國語五月壬  
 午以赤因鐵木兒阿卜海牙並為中書平章政事  
 六月戊申鐵木迭兒罷以合散為右丞相鐵木迭兒  
 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  
 所為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慨  
 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  
 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朵兒只  
 廉得鐵木迭兒受剽賂鉅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  
 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  
 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祭祀馬受諸  
 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桑哥阿  
 合馬之上四海嫉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  
 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朵兒只持之益急  
 太后召朵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  
 而遷朵兒只為集賢學士己酉以兀伯都剌復為  
 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乙亥李孟罷以王毅為中  
 書平章政事己丑成紀縣山崩土石潰徙壞田稼

廬舍壓死居民。以張思明爲工部尚書。思明先爲中書叅政。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故出爲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快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歎之。命授宣政院副使。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八月丙申。帝還大都。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當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庚申。合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

求治難矣。九月丙寅合散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  
 勳臣合散西域人不厭人望遂懇辭制以宣徽使伯  
 答沙為右丞相合散仍左丞相 壬辰嶺北地震三  
 日 冬十月巳酉監察御史言官吏丁憂起復人情  
 驚惑請禁止以絕僥倖制可之 十一月壬辰諭諸  
 宿衛入直各居其次大臣許從二人他官一人門者  
 譏其出入 十二月巳酉盧溝橋澤畔店琉璃河並  
 置巡檢司

五年春正月甲戌懿州地震 丁亥會試進士 湖

廣平章買住加魯國公大司農 二月癸巳朔日食

和寧路地震秦州泰安縣山崩 辛亥敕杭州守臣

春秋祭淮安忠武王伯顏祠 戊午給書西天字維

摩經金三千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廷佛事之費以

斤數者麪四十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

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

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

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三月

戊辰御試進士及第出身五十人有差 癸未給金

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 夏四月甲寅以

千奴史弼並為中書平章政事

左丞相哈散辭職

妖

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爲誰哈散再拜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復拜思明中書叅知政事戊午帝如上都五月壬申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濫太尉司徒國公接跡于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近聞命禮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于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勲業昭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從之

巴卯德慶路地震隴西南山崩

六月乙巳術

趙簡

者趙子玉等伏誅時衛王阿朮哥敗高麗子玉言於王府司馬曹脫不台等曰阿朮哥名應圖識於是潛謀備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朮哥至大都埃時而發行次利澤縣事覺詔誅子玉等七人秋七月壬申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敷陳道義今李銓侍東宮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制從之戊子鞏昌路寧遠山崩加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爲忠節靖烈公八月戊子帝還大都九月癸亥大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帝曰農桑衣

買住

苗好謙

鄧文原

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丁卯以亦列赤爲中書平章政事。巳卯以江浙省所印大學衍義五十部賜朝臣。癸丑雩都民以有司徵括田新租聚衆作亂。敕免徵。十一月丙子集賢大學士曲出言。唐陸淳著春秋纂例。辯疑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請鈔梓以廣其傳。從之。癸未敕增江西茶運司茶課。初世祖時置摧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法忽魯丁言立減引增課之法。敕以二十五萬錠爲額。復增至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酷取民間。歲以爲常。時轉運司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六年春正月甲戌監察御史字木魯狎等言。皇太子位正東宮。旣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爲師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制可之。戊寅帝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爲安。邪。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



妖

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二月丁亥朔日食  
 乙巳敕諸司不由中書奏官輒署事者悉罷之特  
 授僧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封儀同  
 三司 三月辛酉以禿禿合為御史大夫論之曰御  
 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勲舊之裔故特授汝當思乃  
 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為法否則將墜汝家  
 聲負朕委任之意矣 夏四月壬辰中書省臣言雲  
 南土官病故子姪兄弟襲之無則妻承夫職遠方蠻  
 夷頑獷難制必任士人可以集事今或闕員宜從本  
 俗權職以行從之 庚子帝如上都鐵木迭兒家居  
 未逾年復黃緣起為太子太師御史中丞趙世延論  
 其不法數十事并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  
 四十餘人以太后之故皆不聽 五月辛酉太陰犯  
 靈臺丁卯太陰犯房丙子太陰犯壘壁陣 揚州火  
 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三百餘區 六月山東淮南  
 諸路大水 秋七月丙辰來安路總管岑世興叛據  
 唐興州賜璽書招諭之 丁卯詔諭江西官吏豪民  
 毋沮撓茶課 甲戌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作佛  
 寺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帝聞之怒敕按問全寧  
 守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 是月帝憶張珪

妖

妖

生日賜上尊御衣 八月庚子帝還大都 是月伏  
羌縣山崩 閏月甲子浚會通河 癸酉敕諸司有  
受命不之官及避繁劇託故去職者奪其宣敕 九  
月癸巳以作佛事釋大辟囚七人流以下囚六人  
戊戌增海漕十萬石 癸卯御史臺臣言比者官以  
倖求罪以賂免乞凡內外官非勲舊有資望者不許  
驟陞諸犯賊罪已欵伏及當鞠而幸免者悉付元問  
官以竟其罪其貪污受刑奪職不叙者黃緣近侍出  
入內庭覬倖名爵宜斥逐之帝皆納其言 冬十月

乙卯中書省臣言白雲宗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  
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

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帝  
曰朕知沈明仁姦惡其嚴鞠之 戊午授皇太子玉  
冊 十一月庚子帝諭臺臣曰有國家者以民為本  
比聞百姓疾苦啣冤者眾其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審  
察以聞 趙孟頫乞致仕南歸帝遣使賜衣幣促之  
還朝以疾辭不起 十二月壬戌命皇太子叅決國  
政帝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  
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  
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

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追封宋儒周敦頤爲道國公以虞集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帝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唯虞伯生未顯擢耳集尋以憂歸癸酉夜風雪甚寒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徧及邪勅上都冬夏設食于路以食饑者

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帝齋居損膳輟朝賀 辛卯江浙行省丞相黑驢言白雲僧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既已辭伏乃遣其徒沈崇勝潛赴京師行賄求援請逮赴江浙并治其罪從之 丁亥帝不豫辛丑帝崩年三十六在位十年癸卯葬起輦谷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遊田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伯答沙罷 甲辰太后以其倖臣鐵木迭兒爲右丞相 二月壬午以黑驢爲中書平章政事 甲子鐵木迭兒請捕逮四川行省平

天諫

亂

在

紀

章趙世延赴京。中書參議乞失監坐鬻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丙寅以趙世榮為中書平章政事。丁卯詔籍江南冒為白雲僧者為民沈明仁以不法坐罪。丁丑鐵木迭兒以李孟初不附已讒搆于上奪其所受秦國公封爵及前後制命仍仆其先墓碑。戊寅鐵木迭兒以前中書平章蕭拜住及御史中丞朶兒只嘗攻其姦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禿禿哈雜問之罪以違太后旨朶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朶兒只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為是狗彘事邪。坐者皆慙俯首鐵木迭兒即起入奏未幾傳旨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殺之並籍其家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恟道路相視以日後欲奪朶兒只妻劉氏與人劉翦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木迭兒自思報復讐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眾皆危之鐵木迭

失刑

劉氏守節

窮兇極惡  
何苦回護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元紀

三

兒大悟曰非左丞相言幾誤吾事 徽政使失烈門  
以太后命請更朝官太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  
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位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  
邪者黜之可也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  
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太子問曰所賜謂誰帝曰左  
丞相阿散所得為多太子曰予常諭卿等當以公心  
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舶之稅以阿散奏而止今卿  
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邪遂出完  
者不花為湖南宣慰使 三月庚寅太子即位於大

明殿詔赦天下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后  
壬辰鐵木迭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敕

羣臣超授散官者朝會毋越班次 壬寅左遷前中  
書平章政事李孟為集賢侍讀學士鐵木迭兒欲因  
其不就陰中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  
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  
者御史臺臣請降詔諭百司以肅臺綱帝曰卿等但  
守職盡言善則朕當服行否亦不汝罪也 甲辰詔  
中外毋沮議鐵木迭兒 敕能醫卜工匠任子其藝  
精絕者擇用之 夏四月己未命平章政事王毅等  
徵理在京諸倉庫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諸路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元紀

仁宗二

七

失刑  
暴

歲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復作矣。庚申以拜住爲中書平章政事拜住安童孫也。初襲爲宿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耶。卒不往。至是由太常禮儀院使擢拜中書平章。丙寅和世琜生子名妥懽帖木爾。戊辰帝如上都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爲人獻帶。是利誘朕也。其還之。五月庚辰殺上都留守賀伯顏鐵木迭兒。怨伯顏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爲不敬殺之。籍其家。己丑中書省臣請禁擅奏除拜帝曰然恐朕遺忘。或乘間奏請濫賜名爵。汝等當復以聞。左丞相阿散罷出爲嶺北行省平章政事。以拜住爲左丞相乃剌忽塔失海牙並中書平章政事。乙未羣臣上大行皇帝謚廟號仁宗國語曰普顏篤皇帝。戊戌有告黑驢禿禿哈及阿散失烈門等與故要束木妻亦烈失八其謀廢立事拜住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鞠狀。帝曰彼若以太皇太后爲詞奈何。命悉誅之。籍其家。辛丑以鐵木兒脫爲中書平章政事。壬寅監察御史請

罷僧道工伶濫爵及建寺豢獸之費 丙午奪僧道  
 官敕 丁未以賀伯顏失烈門阿散家資田宅賜鐵  
 木迭兒等 六月丁巳以康里脫脫為御史大夫  
 辛酉詔免僧人雜役 秋七月丙申乃刺忽罷 已  
 亥太陰犯昴 庚子以廉詢為中書平章政事 八  
 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初世延既解中丞出  
 為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猶以世延劾其姦誣怨之不  
 已仁宗崩即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  
 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并究  
 省臺諸臣不允帝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鐵木迭  
 兒必欲寘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  
 納左右咸稱萬歲 冬十月戊午帝還大都詔太常

拊故下獄

院臣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羣臣集議其禮  
 此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  
 遵典禮 庚申勅譯佛書 十一月丙子朔帝御齋  
 宮丁丑恭射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  
 輒歔歔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  
 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  
 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甲申敕翰林國史  
 院纂修仁宗實錄 丁酉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

效

其制視孔子廟有加。帝以科舉之外恐有遺賢，詔曰：「比歲設立科舉，以取人材，尚慮高尚之士晦跡丘園，無從可致。各處其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邁、深明治道、不求聞達者，所在官司具姓名牒報本道廉訪司覆奏察聞，以備錄用。」又屢詔求言於下，使得進言於上，雖指斥時政，並無譴責，徃徃采擇其言，任用其人。列諸庶位，以圖治功。其他著書立言裨益教化，啓迪後人者，亦斟酌錄用，著爲常式云。十二月乙巳朔，詔曰：「朕祇適貽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丙子，被服袞冕，恭謝于太廟，旣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屬茲踰歲，用易紀元，于以導天地之至和，于以法春秋之謹始。可。以明年爲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二分，開燕南山東河冶之禁，聽民采取，命官家屬流落邊遠者，有司資給遣之。其子女典鬻與人者，聽還其家。監察御史廉訪司歲舉可任守令者二人，七品以上官有偉畫長策，可以濟世安民者，實封上之士，有隱居行義，明治體，不求聞達者，有司具狀以聞。」乙卯，翰林學士忽都魯兒譯進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帝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河南饑，帝問其故，羣臣皆莫對，帝曰：「良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委任失人致陰  
陽不和災害荐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  
吾民重困 丁卯鐵木迭兒拜住言此者詔內外直  
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直進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  
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朕前可也如細民輒訴  
訟者則禁之 己巳以江南浙西道廉訪使薛處敬  
為中書叅知政事 辛未拜住進鹵簿圖帝以唐制  
用萬三千三百人耗財乃定大駕為三千二百人法  
駕為三千五百人 癸酉帝聞賀伯顏母老憫之以  
所籍京兆田還其家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十四 起辛酉至癸亥凡三年

英宗一

至治元年春正月丙戌帝服袞冕享太廟詔羣臣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歲必親祀以終朕身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諭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遂命中書陳便宜事行之丁亥帝欲以元夕

張養浩

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叅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間闔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宮掖之嚴遠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遽命罷之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自今朕凡有過豈獨臺臣當諫人皆得言賜養浩帛二疋

甲辰水金火土四星聚奎 帝遣使即趙孟頫家

俾書孝經賜上尊及衣二襲 二月丁巳敕建西山

觀音保鎖咬兒哈的

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

咬兒哈的

亨以歲饑且東作方興上章極諫帝怒殺觀音保鎖

暴

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亨竄于奴兒于地 三月庚

辰廷試進士六十四人南榜賜宋本及第第一人是

李好文

科得李好文 辛巳帝如上都帝以察罕腦兒行宮

制度卑隘欲更廣之拜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

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

恐失民望從之 壬午遣呪師朶兒只往牙濟班卜

二國取佛經 巳丑大同路麒麟生 辛丑以鐵矢

為御史大夫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夏四月戊辰

命宦者李羅台為大常署令大常官言刑人難與大

祭遂罷之 五月壬午遷武宗子圖帖睦爾于瓊州

亂

妖

時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構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帖睦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六月癸卯朔日食 辛酉趙弘祚等以言事勒歸田里因禁妄言時政 巳巳以只兒哈郎爲中書平章政事溫河溢被災者二萬三千二百戶時大雨水滹沱河及巨馬河俱溢 秋七月辛巳蓋屋縣僧圓明作亂遣樞密判官章台督兵捕之 丙申禁服色踰制 庚子修上都城 郟陽道士劉士先以妖術謀亂復命章台捕之 八月壬戌帝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帝曰兵以牛馬爲重民以稼穡爲本朕遲留蓋欲馬得芻牧民得刈獲何計乎寒 九月丁酉帝還大都 冬十月辛丑朔妖僧圓明等伏誅 十一月辛巳命御史大夫鐵失領左右阿速衛 十二月辛丑立皇后亦啓烈氏 庚戌太陰犯昴 乙丑作壽安山寺佛像置中瑞司領之冶銅五十萬斤時復遣帝師往西番受戒賜金千兩銀四千餘兩鈔幣各鉅萬 二年春正月丁丑太陰犯昴 親祀太廟始陳鹵簿賜導駕耆老幣帛 戊寅敕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

者 二月癸卯以欽察為中書平章政事乙卯以買  
 間為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辛未禁捕天鵝違者籍  
 其家 丙子以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春旱秋霖免  
 其民租之半 丁酉帝如柳林駙馬許訥之子速怯  
 訴曰臣父謀叛臣毋私從人帝曰人子事親有隱無  
 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命誅之 夏四月戊戌朔  
 帝如上都 五月甲申帝如五臺山 閏月戊戌封  
 諸葛忠武侯為威烈忠武顯靈仁濟王壬子作紫微  
 檀殿 六月癸酉申禁日者妄談天象 趙孟頫卒  
 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居湖州宋  
 亡家居力學為程鉅夫搜訪遂仕于元楊載稱其才  
 為書畫所掩人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  
 濟之學 秋七月甲子廬州六安縣大雨水暴至平  
 地深數尺是月帝次應州至澤源州 八月甲戌帝  
 次奉聖州戊寅詔畫蠶麥圖於鹿頂殿壁曰以時觀  
 之可知民事 庚寅鐵木迭兒卒鐵木迭兒自復相  
 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  
 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為乃任拜住  
 委以心腹由是鐵木迭兒漸見踈外因稱疾不出及  
 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于范陽將復蒞省事

入朝至內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還尋卒于家 九月丙辰太皇太后弘吉刺氏崩初仁宗議立太子太后見武宗長子周王和世球有英氣而帝稍柔懦羣小以周王立必不利于已遂擁立帝及帝即位太后入賀見帝有毅然之色太后退而悔曰不擬養此兒遂鬱鬱成疾而奔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于太廟太常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 癸亥京師地震 冬十月己丑以拜住爲右丞相鐵木迭兒死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帝嘗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以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時帝召張珪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拜住問珪曰宰

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尋

起珪為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既復為丞相以

私怨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

賀伯顏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救廷臣集

議弭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救其所以致災

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端乎

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

之也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巳亥詔天下凡差役

造作先科商賈末技富實之家以優農力御史李端

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下失職所致帝自

責曰是朕思慮不及致然因救羣臣亦當修飭以謹

天戒 戊申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

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世祖以來

所定制制度宜著為令使吏不得為奸治獄者有所遵

守並從之是月平江路水損官民田四萬九千六百

三十頃免其租 十二月丁卯復以張珪為中書平

章政事辛卯西僧請釋囚祈福帝曰惡人屢赦反害

善良何福之有宣徽院臣言世祖時晁吉刺歲輸尚

食羊二千成宗時增為三千今請增五千帝不許曰

天下之民皆朕所有如有不足朕當濟之若加重賦

私怨殺三  
大臣謹實  
繼之

李端

妖

百姓必致困窮國亦何益命遵世祖舊制 元明善卒明善字復初大名入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棗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釀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



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

三年春正月壬寅，起吳元珪、王約、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時丞相拜任一新政務，尊禮老臣，超用賢俊。上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喜，口卿言適副朕心，更當搜訪山林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為翰林學士，承旨澄為學士。王約年老，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時虞集居憂，江南拜任不知，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乃求之吳中。集方省墓，使至拜命議行。罷上都雲州典和宣德尉州奉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黃蘆二義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辛酉，出趙世延于獄。世延拘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任為言，其無辜，乃得釋。囚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一月丙寅，翰林國史院進仁宗實錄。癸酉，帝畋于柳林，顧謂拜任曰：「近者地道失寧，風雨不時，豈朕纂承大寶，行事有闕歟？」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

完顏納丹  
曹伯啓

自責固宜良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在位三載於兆姓萬物豈無乖戾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頒行大元通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各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而卒不果行命鐵失振舉臺綱帝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鐵本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丁亥敕寫金字藏經使左丞速速詔學士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三月壬

辰朔帝如上都 辛亥以圓明王道明之亂禁僧度牒符錄 丙辰敕醫卜匠官居喪不得去職七十不聽致仕子孫無廕叙能紹其業量材錄用 夏四月巳卯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五月戊戌太白經天庚子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內外大木二千七百株 壬寅詔中外開言路 戊申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鐵木迭兒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并追奪官爵及封

贈制書籍沒其家貲

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

衣皆縑素木綿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

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戊

午奉元行宮正殿灾上都利用監庫火帝語羣臣曰

世皇始建宮室于今安焉至朕而燬寔朕不能圖治

之故也欽察衛兵戍邊有卒累功請賞以官帝曰名

爵豈賞人之物命與鈔三千貫 六月乙酉諸王怯

伯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罹

邊患軍士免於勞役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其賜以

安之 秋七月巳酉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

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乞歲減二十

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科江淮糧稅免之。莫  
 寧興和大同三路隕霜。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  
 弒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  
 產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  
 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  
 誘羣僧言國常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  
 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  
 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驛南坡  
 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  
 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鐵失先與  
 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  
 犯禁幄手弒帝于卧所時年二十一從葬諸帝陵帝  
 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  
 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詬邪  
 拜住稱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  
 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  
 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  
 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其明斷多類此  
 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諸王按梯  
 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

當時銓選  
可知

北邊也孫鐵木兒者裕宗之孫晉王其麻刺長子也  
襲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於王  
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  
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  
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為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利於晉  
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幹羅思  
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  
推立王為皇帝又以告倒刺沙曰汝與馬速忽知之  
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幹羅思遣別列迷  
失等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弑於是諸王按

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 九月癸

巳晉王遂即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 以也先鐵

木兒為右丞相倒刺沙為中書平章政事鐵失知樞

密院事 冬十月癸亥修佛事於大明殿諸王買奴

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

從而知帝深然之 甲子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

地宗廟社稷誅逆賊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於

行在所以旭邁傑為中書右丞相紐澤為御史大夫

遣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

其子孫籍沒家產惟鐵木迭兒子治書侍御史鎖南

也先鐵木

兒

倒刺沙

鐵失

討亂

縱賊

王毅  
高昉  
張志弼

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邪。丙戌以元伯都刺為中書平章政事。十一月辛丑帝至大都。十二月己未御史臺經歷朵兒只班御史撒兒塔罕元都蠻郭也先忽都並坐黨鐵失免官江南行臺御史許有壬上章言鐵木迭兒專政誣殺楊朵兒只蕭拜住賀伯顏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黥竄李謙亨成珪罷免王毅高昉張志弼而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受禍尤慘天下咸知其寃請昭雪之詔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庚申追尊考晉王其刺麻為皇帝廟號顯宗母弘吉刺氏為皇后。庚午盜入太廟竊仁宗及莊懿慈聖皇后黃金神主時叅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祀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壬申作仁宗主仍督有司捕盜。乙亥監察御史趙成慶等言鐵木迭兒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鎖南親與逆謀久違天憲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魯禿禿哈速敦皆鐵失之黨不宜寬宥遂並伏誅。癸未流諸王月魯鐵木兒于雲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呂不花于奴兒于孛羅

旭邁傑

買奴

元魯思不花于海島並坐與鐵失等逆謀一丙戌旭邁傑等言南坡之變諸王買奴逃赴潛邸願効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蒙獎諭今臣等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秦寧縣王千戶封買奴爲秦寧王丁亥議討逆功以倒刺沙爲左丞相馬某沙紐澤鎖秃並加光祿大夫賜旭邁傑等金有差詔改明年元爲泰定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